

# 在李克农身边的日子

◎朱正明 / 著



时事出版社

# 在李克农身边的日子

朱正明 著

时事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在李克农身边的日子/朱正明著. -北京: 时事出版社, 2000

ISBN 7-80009-594-0

I. 在… II. 朱… III. 李克农-生平事迹  
IV. K82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09109 号

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编: 100081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昌平东旭印刷厂印刷

---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6.5 字数: 105 千字

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2.00 元

## 笔者的愿望

30年代的中国，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强占我东北（九·一八事变）和发动淞沪侵略战争（一·二八事变）、蒋介石政权实行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，并五次“围剿”中共中央苏区的时期，国势危急，民不聊生。我是一个小学毕业生，旧上海洋行的小学徒和小职员，在国难家破的环境下，思想转变，投身革命，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。在1936年冬来到陕北苏区保安，从此在李克农同志直接领导、教育和帮助下，做了一些工作，入了党，直到1942年皖南事变时中断直接领导关系为止。我这几年的工作，可以说全是李克农同志把着手教会我做的。

李克农同志一生完成、负责和领导的工作很多，而且许多工作都是别人不知道的。本书所记述的只是极微小的一部分，但是他的领导作风和经验，言传身教，以及尽心培养和无微不至地关怀后一代工

作人员的革命热情，堪称模范，而且具有教育价值。所以根据以前的个人记述，写成这篇资料，献给读者。

本书承肖世泽同志推荐，时事出版社董伟康社长支持，两位女编辑孟衍和白汉香同志的修改，得以有问世的机会，对此表示深切的感谢，并竭诚欢迎友人与读者们批评和指正。

1999年9月29日

# 目 录

## 李克农在保安外交部

- 初见李克农…………… ( 3 )
- 保安苏维埃政府外交部…………… ( 7 )
- 外交部见闻…………… ( 12 )
- 外交部的生活…………… ( 16 )
- 李克农深夜送资料…………… ( 22 )
- 领导我的第一位科长——伍修权…………… ( 39 )
- 李克农对青年人的教育…………… ( 48 )
- 奉命访寻许广平…………… ( 59 )
- 调到军委二局…………… ( 69 )

## 李克农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

- 李克农留我在汉口工作…………… ( 73 )
- 在沦陷后的汉口工作…………… ( 92 )
- 李克农的办公室…………… ( 100 )

张国焘叛逃到汉口后·····	(108)
战时长沙来去·····	(115)
李克农亲自建立秘密电台·····	(125)
刘仲容陪我会见白崇禧·····	(137)
艰苦的生活安排·····	(144)
学习密码·····	(150)
李克农关于组建秘密机关的具体安排·····	(152)
李克农关于在汉口沦陷后的工作指示·····	(159)
汉口撤退前最后一次会见·····	(162)
告别宴会·····	(167)

### 李克农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

送报务员回内地——我在沙市被扣·····	(171)
来到桂林·····	(174)
八路军桂林办事处·····	(179)
我在办事处帮助工作·····	(184)
与李克农分别·····	(188)
皖南事变的影响·····	(199)

# 李克农

在保安外交部





## 初见李克农

1934年10月，江西中央苏区红军开始长征后，上海地下党即与党中央和毛主席完全失去联系，连电讯联系也断绝了。1935年10月，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，长征胜利结束了。1936年党中央派冯雪峰从陕北苏区瓦窑堡出发，到上海来找鲁迅，然后与上海地下组织联系。5月间冯雪峰到达上海，地下隐蔽斗争部门派交通徐汉光同冯雪峰接上关系。同年夏，又派徐汉光带领一些地下工作同志，到陕北苏区去找党中央，我要求同去，组织上批准了。

我们从上海坐火车到了西安。这时蒋介石正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进行内战，并调集大量中央军集中关东地区，准备进攻陕北苏区，因此交通情况发生困难。我们在西安等了两个月光景，最后于10月10日以后，才由张文彬（中央派驻杨虎城

部队的党代表，公开身份是副官）带领我们，乘军用卡车来到甘泉，然后分两路进入陕北苏区。我们由徐汉光带队，徒步探路向保安走去。经过多天跋涉，夜间露宿山顶，直到最后一天（10月下旬）的半夜才到达保安。

我迎着昏黄的灯光奔进一个院子，又跨进一个大屋子里，一股暖气直扑到面上，灯光闪得我睁不开眼。屋里除几支烛光外，还有几盏马灯，所以很明亮。这些天来，我们晚上过的都是摸黑生活，因此今晚的灯光，显得异样的亲切和明亮，似乎比电灯还要亮。我看到屋子里挤着不少人，许多穿军服和帽沿上闪着一颗红星的人们，围着我嘘寒问暖，笑声盈耳，使我应接不暇。这是我活了20多年第一次看到正规的红军和干部。周天宝他们已经坐在凳子上喝水休息了。我走到他们身边坐下，这时又有一些人走进屋里来，同我们热烈握手，表示欢迎。接着汪仑也进屋来了，他是我们这支小队里最后来到的人。于是大家又是一阵热烈的招呼 and 寒暄，也听不清说些什么，满耳只听到“欢迎，欢迎！”“辛苦了！”“你们到家了！”“你们都到齐了吧？”“快歇息一下！”，“喝水，喝水！”接着，“不累，不累。”“谢谢！”等等的声音，沸腾不已。人气、热气、开水蒸气混成一片，屋子里显得更暖热起来。

这时，进来一位中年男子，穿着一身比较整洁的布制服，高身材和胖胖的脸，带副粗边眼镜，两眼眯细着，笑嘻嘻的，态度非常温和热情，平易近人。从面貌和声音上来判断，他显然也是一个南方人。他热情地同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青年人一一握手道劳，亲切得很，好似多年不见的亲人和老朋友重逢，完全不像是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，真是一见如故。我心中在想，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，看来是位领导同志，而且是位老革命！有人告诉我们，他就是李克农同志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克农。在顾顺章叛变事件中我已经久闻其大名，如雷贯耳，今夜初见，真是三生有幸！他看来已经知道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的来历，当时没有同我们多谈什么，就招呼人让我们吃晚饭，并说事先没有准备，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到，随便吃饱肚子就是了。又说：你们实在累了，好好休息后明天再谈。你们既已平安到达这里，这太好了，以后有的是时间，咱们有机会再慢慢谈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李克农朝屋外走去了。

这时已是午夜，他还等着亲自接见我们，慰劳我们，此情此景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后来有人领着我们到旁边的屋子里去等候吃饭了。这是我们到保安第一夜时的情景，真是值得纪念值得回味的第一

夜，尤其是同志们那种热烈、真诚、亲切和欢乐的态度，即使在我们自己的家里也是难以得到的。真是革命大家庭胜似我们普通的家庭。可惜，第一夜欢迎我们的许多其他同志，现在一个也记不起来了，但他们的阶级友爱永志难忘！

我们在保安吃的第一顿夜饭，虽然仍是小米饭加山药蛋，但不同寻常，别具风味。晚饭后，我们来到卧室，有热水洗脚，这是好多天来第一次，感到特别舒服。我打开薄被，躺在炕上，炕底是微暖的，劳累的身体觉得有说不出的适意，精神上更是感到无比的愉快、兴奋，我这个上海的“小洋奴”，居然住在苏区保安的炕上了，这是何等的幸福！我立即沉入甜密的睡乡中去了。

这难忘的中国红色首都的第一夜！这第一个不受白色恐怖威胁而得到红色政权保护的安睡之夜！这是值得永远纪念的一夜。

今夜，从上海到保安的千里之行结束了！

明天，1936年10月下旬的某一天，我们在陕北苏区的新生活就将开始了！

## 保安苏维埃政府外交部

早在1935年12月，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不久，成立了中央联络局，李克农任局长，对外称苏维埃政府外交部，负责人为李克农。1936年5月，毛主席决定迁居保安，作为苏区临时首都。7月2日，党中央由瓦窑堡迁到保安。3日中午，毛主席到达保安，住在炮楼山下石窑里；8日，党中央在城南龙王庙滩召开群众大会，发布了“奠都保安”的决定，毛主席在大会上讲了话。当时全城只有20几户人家，房屋很少。中央警卫团盖了一个草棚子，给外交部当官邸，人称“草棚子外交部”。后来，外交部搬到一个大院子里，这比草棚子可气派多了。我对原来那个草棚子外交部大有兴趣，但不知道它搭在什么地方，也没有找到，否则可以详细描述和介绍一下，那可真是最为宝贵的历史胜迹了！可惜未能如愿，实在遗憾之至。

现在，我只好介绍介绍这个土大院外交部了。其地处城南，大门外没有挂牌子，所以知道的人不多，许多老延安以及在保安工作过的人们，也都不知道保安有这样一个外交部。在保安时期，外交部部长是博古（1939年我到桂林办事处时，博古仍是外交部长），李克农是副秘书长，也有人说他是秘书长，大家都称他李部长或李副部长。博古没到外交部来过，至少我没看见他来过。周恩来副主席来过一次。外交部的工作，事无论大小，全由李克农负责处理。凡是到外交部来联系的人，都找他商谈，解决问题。实际上他是外交部的负责人。保安时期外交部的任务，同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部大不相同，那时主要是接待从白区来的各方面的代表和宾客们，或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等，他们进行的联系或任务都是秘密性质的，别人不知。至于公开接待的外宾，当时恐怕只有斯诺一人。斯诺说他在保安的时候，住在外交部招待所，并说那是一个有四间小砖房的院子，其中一间就是他住的临时宿舍，不远处就是毛主席住的单间窑洞。那可能是另外一处外交部招待所，不是我们住的这个简陋的大院子。虽然毛主席住的石窑洞就在附近。

保安时期的外交部是一个极为简陋的普通大院子，四面有灰黄色的矮土墙围着，墙上泥土剥落，但

没有倾圮之处。大门是粗木板钉成的，也许有根粗木臼作晚上关门之用，此外别无其他警卫设施。走进大门，就是一间土平房，是供给科。往里直到远处围墙旁，有间陈旧简陋的砖砌的朝南平房，称上房，这里就是李克农办公和居住的地方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外交部办公大楼和外交部长官官邸。这座办公大楼和官邸是怎么样的，也许值得向有兴趣的读者们介绍一下，长长见识。这是一座平房，过去也许是地主或富农的住宅。房内共分两间，连在一起，里边那间是李部长的专用房间，靠窗有一个同房间一样长的土炕，对面靠墙处放了一张破旧的方桌和一二把破旧的椅子，其他什么陈设都没有，可称家徒四壁。中间空地很窄，来人多些时就没有转身余地，而平常来的人又较多，真不好应付。木窗是像棋盘样的小方格子，没有玻璃，糊着白纸，所以室内光线较暗。窗格漏风，冬天很冷。地是泥土地，不太平坦。房子没有门，挂条破旧青布即是门。屋内没有炭火盆取暖，炕也烧得不热，所以屋里很冷，夜间尤甚。李部长炕上垫的和身上盖的都很单薄，身上的旧棉衣也不厚，陕北的隆冬，尤其是半夜里，气候特别寒冷，其艰苦情况就可想而知了。他长期过着单身生活，爱人和儿女都隐姓埋名地避居在白区，处境危险，生活艰难。李部长眼睛有病，身



边又无人照顾，然而他很能安排自己的生活，穿的衣服虽旧但是很整洁，注意仪表，丝毫没有拖沓不洁的模样。他日夜在这间陋屋里会见各种人物和工作人员，商谈问题，安排工作，否则就是在外边到处奔忙，不遑休息，往往深夜才归。他的工作很多，处理、解决许多复杂而又秘密的事件与问题，劳累程度可想而知了。

李部长住房外边的那一间，原来可能是厨房和杂物房，大门口靠墙处放着一张粗木制成的长方形小桌子，桌旁有张粗木凳子，对面靠墙处（即李克农住房门口）有个大灶（与他房里的土炕相通），旁边放着一口水缸和一些木、铁制的农具以及一些瓶瓶罐罐。大门敞开着，没有房门，连块门帘布都没有，所以极为寒冷。外房内墙边还放着不少杂物，泥地高低不平。这间外房后来就成了我的工作室，但使用范围以门口小桌子周围为限。我是保安时期外交部办公室的唯一的干部或工作人员，外交部李副部长就在这里安排我的工作。当时上级与下级相通，工作方便，解决问题也容易。

这座平房的旁边还有间小平房，那是外交部某科办公地点，科长伍修权就在里边工作和休息。在这两间平房前面稍远处，另有一处土平房，也分为两间，那是我们的住处，也就是外交部招待所。丁